

Clarissa W. Atkinson, *The Oldest Vocation: Christian Motherhood in the Middle Age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xi+274 pp.

李貞德\*

根據羅馬公教的民間傳說，九世紀中葉曾經有一位名叫 Joan 的女教皇。她來自英國，年輕時即因對知識的熱愛，女扮男裝跟隨她的修士戀人同遊共學。修士死後，Joan 依然穿著僧衣四處遊學，並且靠著她的才德在教階制度中平步青雲，終至被選為教皇。Joan 在位數年，聰明才智無出其右者，然而魔鬼以慾望誘惑她的心，使她不慎懷孕，甚至即將臨盆而不自知。正當 Joan 在羅馬街頭帶領宗教遊行儀式時，產痛使她顛仆，教皇的冠冕仍在她的頭上，教皇的華袍之下卻出現了一個嬰兒。終於 Joan 在群眾震驚慌亂的圍觀下，因難產而死於羅馬街頭。

這個故事現存最早的紀錄出現在十一世紀，十四世紀之後並有各種版本流行，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曾在他的「列女傳」(Concerning Famous Women)中收錄，二十世紀以 Joan 故事為主的小說和研究也不一而足。<sup>1</sup> Joan 這位以才德兼備而攀登頂峰的女子，因著生育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sup>1</sup> 例如 *Pope Joan: A Romantic Biography* by Emmanuel Royidis, trans. Lawrence Durrell (London: André Deutsch, 1960); Donna Woolfolk Cross, *Pope Joan* (Ballantine Books, 1997); Peter Stanford, *The Legend of Pope Joan: In Search of the Truth* (Henry Holt & Company, Inc., 1999). 不過，有些故事中 Joan 不是跟隨戀人旅行，而是從出家的哥哥接受啟蒙教育。

為母而身敗名裂。倘若生育乃女性天職，為母乃婦人歸宿，則 Joan 的故事表現了什麼歷史意義？以研究基督教史成名的哈佛教授 Clarissa Atkinson 便以這個場景設在九世紀的浪漫傳奇為引子，探討基督教文化中對「母親」此一角色的觀念及其演變。<sup>2</sup>由於歷來學界流行的看法，多將女性為母視為天生自然，男性為父才具社會化意義，因此一方面忽略母親角色也有歷史演變的可能(故而也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則以為母職意涵受到挑戰乃現代生殖科技介入產育活動之後的現象。Atkinson 此書即以羅馬後期到近代以前歐洲社會中對於母親角色的認知、期望和評價等各種發展，針對此一成見提出修正。<sup>3</sup>

事實上，在基督教初興的時代，不論是羅馬禮法或猶太傳統都視女性結婚生育為理所當然，以不孕為咒詛或不幸。然而耶穌的教導卻另有見地。根據聖經的記載，有一次耶穌正講道時，他的母親和弟兄打發人去叫他，耶穌聽了來人的傳話，回答：「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並對圍坐的群眾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馬可福音 3:31-35) Atkinson 指出耶穌的新興宗教運動開啟了人們對親子關係、家庭網絡的另一種詮釋，也將女性從傳統的婚育角色中釋放出來。本書第一章〈基督教母職：「誰是我的母親？」〉除略述全書著述要旨和簡介其他六章內容之外，便在討論此一天父取代家父、行道勝於家務

---

<sup>2</sup>Atkinson 較早的作品包括 *Mystic and Pilgrim: The Book and the World of Margery Kem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sup>3</sup>Motherhood 一詞含意甚廣，包括母性、母權、為母的角色與地位等。目前國內研究或譯為「母職」，乍看之下較限於母親的功能性描述，並非最好的中譯。然而為有別於以「母親」譯 mother 一詞，並避免因使用「性質、權威、角色、地位」等說明導致行文冗長，本書評仍從眾，暫將 motherhood 譯為「母職」。

的演變過程。<sup>4</sup> Atkinson 以西元二零三年新產之後即在羅馬鬥獸場上殉道的 Perpetua 和 Felicitas 主僕二人為例，說明在早期信徒和旁觀者的心中，母職與信仰並行不悖，既非成聖之路，也不妨礙救贖。而此多種觀點並存的現象也可見於醫學論述之中。

在第二章〈生理學的母職：流動的子宮〉中，Atkinson 先指出對生理的認知將影響母職建構的內容，然後依序介紹希臘羅馬時代哲學家和醫生們對女性身體構造、月經、受孕、懷胎、生產和哺乳等變化的各種看法，其中的異同及其對中古生育觀念的影響。總的來說，自希羅以降至近代初期，除了十二世紀的修女院長 Hildegard von Bingen 和女醫生 Trotula of Salerno 之外，絕大多數論述女性身體和生育的作者都是男性。<sup>5</sup> 他們之中，哲學家 and 神學家較喜陳述人類身體男優女劣的本質，分析受孕當下男精決定論的重要性(男精充分則生壯男、不足則生弱男或生女)，及其對於瞭解神、自然和人類位階關係的意義。醫生和女性作者則或採「兩精論」(如 Hippocrates 和 Galen 認為男女之精皆決定受孕成胎的品質，Hildegard 更進一步主張女精在成胎中的主動性)，或持續關心女性在懷孕期的身心健康、助產時的安危應變、乃至產後乳母的選擇和利弊等(如二世紀的醫生 Soranus of Ephesus、十二世紀前後的 Trotula 和十五世紀初的婦科

---

<sup>4</sup>路加福音 10: 40-41 中記載馬大為伺候的事多而忙亂，抱怨馬利亞只願坐在耶穌腳前聽道，耶穌回答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份，是不能奪去的。」路加福音 11: 27-28 中記載耶穌趕鬼傳道，有一個女人十分感慨地說：「懷你胎和乳養你的有福了！」耶穌卻回答：「是，卻還不如聽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Atkinson 指出這兩段經文皆被教會引用說明耶穌對女性職分的特殊教導。

<sup>5</sup>關於婦科醫書 *Diseases of Women* (ca. 11-13thc.) 的作者 Trotula of Salerno 的性別，學者意見並不一致。Atkinson 基本上採信書中作者自述，不懷疑其為一名女性醫者。

手冊 *Medieval Woman's Guide to Health*)。雖然男精決定論的觀點有助於後來的神學家和信徒瞭解馬利亞聖靈感孕誕生神子耶穌的教義，但 Atkinson 認為整個中古時期對女性身體，不論是宗教或醫學，都並無一致和系統性的看法。

儘管宗教和醫學並無系統性的一致看法，中古時代的人們卻清楚知道：女性的飲食睡眠影響身體健康並左右她懷孕為母的功能。無意婚嫁的女性澈夜禁食禱告，在追求救贖和成聖的同時，其實也阻斷了生育為母之路。然而，出家修道的貴族女性卻未必與母職絕緣，第三章〈靈性的母職：中古早期的特異女性〉便在描繪修院運動如何提供女性另類的母親角色。Atkinson 從五世紀教父 Jerome 對其女弟子的教導談起，說明「守貞」從另兩項修院規範「安貧」與「服從」之中脫穎而出，成為十二世紀之前女性的最高理想。不願放棄性的歡愉、無法超越母子恩情、或選用乳母代己之勞的婦女，都被視為耽於俗世的逸樂。在懺悔贖罪手冊中，行經的女人和孕婦、產母相似，都被視為不潔。<sup>6</sup> 然而，儘管生育為母變成女性救贖成聖的阻礙（除非她能如奧古斯丁的母親 Monica 一樣養育超凡入聖的子女），但女性修道院長卻可因照顧屬下修女（甚至早期共修院中的男性修士）而成為靈性上的母親。對於貴族少女而言，靈性的母職比婚育生活中的疲病交加更具吸引力；而對男性神學家和修士而言，終身守貞的修女院長就如聖母馬利亞一般，才是真正崇高的母親。

---

<sup>6</sup>Bede (673-735),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hurch and Peopl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0) 中記載四世紀時 Gregroy the Great 引經據典告訴赴英宣教的 Augustine 上述婦女皆為神所愛，並無不潔。但從中古贖罪手冊看來，顯然在基督教成為全歐信仰之後，情況已有改變。討論見 Atkinson, *The Oldest Vocation*, p. 40; 李貞德，〈婦女在家庭與社會中的角色——歐洲中古婦女史研究〉，《新史學》4.2 (1993): 121-43。

聖經對馬利亞的記載其實不多，但對於形成並理解「基督人神論」的基本教義(耶穌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她的身份和母子關係卻具關鍵性：耶穌的神性由聖靈感孕而確立，祂的人性則賴人母馬利亞而彰顯。Atkinson 在第四章〈神學的母職：上帝的童貞母親〉一開始便點明中古基督教出現對一位女性的崇拜，在世界各種一神教中實乃絕無僅有的現象。然而她也指出馬利亞崇拜雖然有教義為背景，其風起雲湧並歷久不衰卻和中古修道人士的情緒需求密切相關。馬利亞曾經生養聖子，卻又謙卑順服終身守貞(此乃初期教父敷衍鋪陳馬利亞眾多事蹟中的一項)；在中古的繪畫圖像中，她先是基督的母親，繼而成為基督的新婦。對於出家修道的年輕男性如西多會修士(Cistercians)聖伯納(Bernard of Clairvaux)而言，馬利亞無疑地同時具備了生理的母親和靈性的母親兩種形象。(聖伯納於青春期失怙之後陷入沮喪低潮，唯在異象中靠馬利亞靈奶滋養才得復甦。)<sup>7</sup>馬利亞純潔無瑕而慈悲為懷，一方面成為十二世紀宮廷愛情文學(courtly love)中女主角可望不可及的典型，另一方面也在眾多嬰兒災難故事中施行拯救。

中古流行的馬利亞傳說中，不少是某某母親因兒女病痛、受傷或失蹤而求助於聖母，聖母則在信徒懇切的祈禱之後，大顯神蹟治癒或尋獲其兒女。由於馬利亞有過親身乳養的經驗，又曾痛失愛子耶穌，對信徒的親子之情，想必感同身受。第五章〈「慈愛的母親，流淚的母親」：中古晚期的神聖與家庭〉便在討論十三、十四世紀基督徒基

---

<sup>7</sup>Atkinson 在此亦提及男女信徒對耶穌和馬利亞的不同想像與期望：雖然修士多如瞻仰母親般崇拜馬利亞，修女卻多以基督的新婦自期。關於男女聖徒在這方面的差異，Caroline Walker Bynum 在她的 *Holy Feast and Holy Fast: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Food to Medieval Wom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中有比較細密的分析；參考李貞德書評，刊於《新史學》3.4 (1992): 187-93。

於上述信念重新詮釋馬利亞及其所展現的母職。首先，自從十二世紀羅馬公教強調婚姻乃聖禮之後，神學家們逐漸接納家庭生活為信徒操練成聖的場所之一（雖然他們仍主張婚內守貞優於行房生育）；其次，十三世紀方濟會等托鉢僧團(mendicant orders)的相繼成立，將效法基督的榜樣從守貞轉移到安貧；最後，十四世紀的戰爭與疾疫確實導致成千上萬的母親經歷喪子之痛。於是，資源不足、以淚洗面，卻仍勉力養育子女的婦女，成為新的母親典範。

隨之而來的改變，可以從女性的靈修經驗及其評價中看出。受教會封立為聖徒的女性之中，並非自幼出家而是曾經為人妻母者的比例有增加的趨勢，其中知名者都或多或少留下她們身為人母、親子互動的記錄。<sup>8</sup> *Brigitta of Sweden* 盼望子女靈魂得救而流淚禱告並赴陰間爭訴，更堪稱當時代的模範母親。此外，在這些聖女和其他同時或稍晚的女性神秘主義者(如 *Margery Kempe, 1373-1438*)的異象中，她們大多懷胎、乳養，或照顧嬰孩耶穌，而非經由神秘婚禮與耶穌合而為一：她們變成了耶穌的母親而非祂的新婦。在貧困中服侍的價值超越了謹守童貞，愛淚交織的受苦經驗取代了貞潔，成為女性成聖之路。

世俗家庭的親子關係並不限於母子。這個時代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不論在神學家的異象或藝術家的繪畫中，聖家庭三人組(約瑟、馬利亞和耶穌)出現的頻率都逐漸上升。以往以聖父、聖母及耶穌為主的構圖和故事中，約瑟只是一個無能垂老的配角，但此一時期的約瑟卻逐漸以具有領導能力、帶著妻兒長途跋涉的父親形象加入其中。隨著人文主義學者的現世傾向和改革宗的新婚姻觀而來的，除了對母親的乳養服侍功能更加強調之外，核心家庭中父親的權威角色亦於焉確

---

<sup>8</sup> Atkinson 在本章中舉 *Elizabeth of Hungary (1207-1231)*, *Angela of Foligno (1240-1309)*, *Brigitta of Sweden (1303-1373)*, 和 *Dorothea of Montau (1347-1394)* 等人的事蹟詳加說明。

立。在第六章〈母職改革：牧師的妻子及她的孩子〉中，Atkinson 便將討論帶入文藝復興和近代初期，以伊拉思謨斯(Erasmus, 1466-1536)的談話錄和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的講道為例，說明十五、十六世紀之後基督教社會對「新母親」(伊拉思謨斯談話錄的標題)的看法，以及應運而生的父權發展。

對五世紀的 Jerome 而言，生育既辛苦污濁又無救贖的功能與意義，女性應以童貞之身出家修行為上。對一千年後的伊拉思謨斯而言，女性生產猶如男性上戰場，都是危險而光榮的事；生兒育女(包括親自哺乳照顧)固然辛苦，卻只有女性足當大任，更應勉力為之。路德還俗之後的婚育生活則影響他的解經與神學。一方面他反對中古教會將女性的性和生育「污名化」，認為是侮辱了神的創造和自己的母親，另一方面則主張女人以結婚為上，而婚姻的目的在於生育，並且丈夫應當參與其中，擔負領袖和教導的責任。在舊教修院式微、新教強調婚育、而歐洲社會自十三世紀以來即女多男少的情況下，未婚和失婚女性的處境都益發困難。獨身已非成聖之路，反而可能招致「為何名花無主」的質疑；在十五世紀末教會加入獵巫行動之後，老年寡居婦女的獨立自主生活也受到嚴重威脅。<sup>9</sup> 在新教神學家和清教徒文學家(如 John Milton, 1608-1674)相繼歌頌女性順服丈夫、養育兒女的篇章中，為人妻母儼然已成為聖召與天職；直到二十世紀生殖科技挑戰母職內涵之前，人們似乎忘了女性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其他的選擇和經驗。

Atkinson 在最後一章〈母職的建構〉中，除了綜述全書各章重點

---

<sup>9</sup> 許多關於獵巫狂潮的歷史研究都提到老年婦女獨居而無「男主人」以致招來質疑威脅的情形。相關討論，可參考最近出版的綜合性著作，Anne Llewellyn Barstow, *Witchcraze: A New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Witch Hunts* (San Francisco & London: Pandora, 1994)；並見李貞德書評，刊於《新史學》10.3 (1999): 205-10。

之外，也將討論導入美國近二十年來關於墮胎法案的爭議。雖然不同陣營的支持者各有一套對母親角色的看法，但作為歷史學者，Atkinson 認為，就如所有歷史議題一樣，基督教母職真正永恆的特色乃在於「變」！

本書是母職歷史的開創性研究，作者分析逾百種史料，參考近兩百種相關著作，綜論超過一千年間歐洲社會對女性婚育為母觀念的演變，氣度恢宏而疏漏難免。Atkinson 將母職觀念在基督教文化中各階段的發展清楚呈現，提供學者一整體架構，作為將來進一步討論的基礎。然而正因為是結構性的鋪陳，各時代不同區域間的差異難免無法顧及。這種現象，亦因作者所引多為哲學家、神學家、和人文學者所撰述的意見而更加明顯。Atkinson 自己也承認限於史料，本書較近於思想史而遠於社會史的母職探討。事實上，以英國家庭史和社會史學者向好主張英國的核心家庭形成較早、婦女地位較歐陸提升、獵巫風潮較不明顯等前例看來，讀者不免好奇他們對於英國地區的母職特色是否會有其他看法？英國自中古以來莊園法庭的訴訟檔案、驗屍報告、和人口紀錄，都曾有學者引用佐證關於家庭史和兒童史方面的問題，應當也是針對母職議題區域性研究的重要寶藏。可惜作者並未納入分析。儘管如此，瑕不掩瑜，Atkinson 此書可說為學界長期以來所忽略的重要領域開創了新局；而她以歷史研究與現實課題對話的態度更是深具啟發性，不僅為女性史，也為所有歷史學者提供了反躬自省的機會。